

长篇小说

全景揭秘隐藏战线的诡异暗战

一号谍杀

一场杀机深伏的生死谍战

伍维平◎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全景揭秘隐蔽战线的诡异暗战

一号谋杀

一场杀机深伏的生死谍战

伍维平◎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号谋杀 / 伍维平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55-1051-4

I. ①一…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0461 号

Copyright©2017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一号谋杀

作 者	伍维平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1051-4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100102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CONTENTS

楔子 神秘纱巾	1
01 魅影乍现	4
02 危在旦夕	12
03 杀人灭口	21
04 内鬼迷踪	30
05 人人自危	39
06 餐馆惊魂	47
07 原形毕露	55
08 明争暗斗	65
09 凶险对峙	75
010 毁尸灭迹	85
011 秘密接头	95
012 铁证惊现	104
013 身陷囹圄	114
014 峡谷伏击	123
015 跟踪追击	133

目录

CONTENTS

- | | |
|-----|----------|
| 142 | 016 独山险情 |
| 152 | 017 诡异小楼 |
| 161 | 018 敲山震虎 |
| 169 | 019 车站排险 |
| 179 | 020 守株待兔 |
| 188 | 021 疑犯被杀 |
| 197 | 022 杀手惊现 |
| 207 | 023 激烈交锋 |
| 216 | 024 误入迷宫 |
| 227 | 025 逃出魔窟 |
| 238 | 026 猎捕行动 |
| 248 | 027 引蛇出洞 |
| 257 | 028 设伏抓捕 |
| 267 | 029 一声巨响 |
| 277 | 030 血色黎明 |

楔子 神秘纱巾

黄昏里的一声枪响，敲碎了青城短暂的宁静，一个解放军干部模样的男子惨叫一声，倒在桂花巷一间民居门口。路人见状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房东杜老头闻声赶来，吃惊之余，赶紧就近用电话报了警。

几分钟后，两辆中型美式吉普很快赶到，后面车上的一队士兵迅速下车，把住各个关口，封锁现场。坐在前面一辆车上的青城公安局侦查处长毕虎，一科科长朱铁民，队员符军、林心语立即下车，勘查现场，寻找破案线索。

在案发现场，只见受害人仰面朝天，军帽飞落一旁，腹中一弹，胸口插着一把匕首，额头上还放着一块精美的紫纱巾，双目圆睁，面呈惊愕，血流一地。毕虎拿掉盖住鼻子的紫纱巾，当即认出死者是青城市文化体育委员会主任梁子民。他暗暗吃了一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毕虎顺着血迹跨过门槛，进到屋里，一直上到二楼，只见室内桌椅倾翻，物件挪位，一片狼藉，显然发生过激烈打斗。毕虎感觉有些纳闷，从整个房间布置格调来看，这里住的应该是女人，而且是知识女性，梁子民作为市政府的高级干部，怎么会一个人私下跑到这么个奇怪的地方来？他来干什么？他的警卫员和司机哪去了？

虽然陈设已是凌乱不堪，然而其精致高雅的良苦用心仍然处处可见。墙上恰到好处地挂了几幅意大利南部乡村风情小品，桌面摆着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英文原版小说《飘》以及《莎士比亚全集》，还有一大摞五线谱教材。最使毕虎注意的是临街窗前的一架钢琴，乌黑锃亮的烤漆琴面光彩夺目，彰显此琴的不同凡响，毕虎知道，这是产自德国的舒尔茨波尔曼名琴，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

一号谋杀

毕虎走过去，掀开琴盖，中指轻按，“咚”地一声脆响，琴声果然悦耳动听。毕虎冷笑一声，叫符军传房东杜老头上来。

杜老头全身哆嗦、一步三挪爬上楼来，见了端坐在一张圆凳上满脸铁色的毕虎，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下了。“长官饶命，人不是我杀的。”

“我没说你杀了人，不要慌，起来慢慢说。”杜老头怯怯望了毕虎一眼，确信无疑后，才起身落座，接过毕虎递过来的烟，点了，勉强将烟挨着嘴唇抽了几口，心才稍定。

“说说吧。”

杜老头好一阵发呆后，终于回转身来，慢慢说起缘由。原来，杜老头并不老，不过五十刚出头，只因家庭变故衰老过快而致。他说多年前自己本是一家百货大楼的老板，一直生意兴隆，家庭幸福，不料日本人来后，他的资产被全部充军，掠夺殆尽；妻儿接连惨遭不幸，死于非命；他本人也是四处流亡，九死一生，前两年才回到青城，靠出租桂花巷这幢老房子收几个零散钱勉强度日。从杜老头含混不清的叙述中，毕虎得知租这套房子的果然是个女人。老头说这女人是青城国际英文学校的钢琴老师，不仅年轻貌美，风流典雅，而且出手阔绰，待人大方，每次都多给杜老头一些房租。“是个好人，可惜出了人命，还连累了我。唉——”

“这女老师姓什么叫什么？平常都跟什么人来往？”毕虎掏出一个本子，问道。

杜老头歪着脑袋想了想，说：“好像听她本人说过一次，她姓刘，叫刘什么来着，哦，叫芳菲，刘芳菲。至于她跟什么人来往，这我可说不好，反正来的人不少，有男有女，我又住在后面，中间隔着好几垛墙呢，而且是年轻人的事，不好打听。”

毕虎看杜老头正一脑瓜子糨糊，估摸着一时半会儿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便写了个电话号码给他，让他先回家歇着，想起什么随时报告。杜老头点头应允，佝偻着腰背下去了。

一号谋杀

毕虎叫符军上楼来，“搜一搜，看看能不能撞彩——怕是难了。”说着自己先搜了起来。

一阵仔细搜查后，果然一无所获。“看来早有预谋，计划周密。”正要离开时，毕虎目光偶尔扫过床头的立式衣帽架，忽然被拴在钩挂上的一条紫纱巾所吸引，准确地说，是紫纱巾上面的图案抓住了他，他取下端详半晌，从口袋里掏出刚才从梁子民额头拿走的紫纱巾，两相对照一番，毕虎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走！”毕虎将紫纱巾收好，下去了。

楼下，朱铁民、林心语等人已勘验完毕，梁子民遗体被放入刚调来的救护车里，只等运走。见毕虎下来，朱铁民和林心语向他作了简单汇报，毕虎听后，命令林心语立即回去，对梁子民遗体安排尸检，提取证据；朱铁民调配人员值守案发现场；他与符军去国际外语学校调查刘芳菲。

在国际外语学校接待室里，风韵犹存的女校长对刘芳菲充满骄傲和自豪，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女校长说：“她出身名门，受过精英教育，聪颖过人，学养深厚，与人为善，虽然教的是钢琴，但多门课程都拿得起，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你们要怀疑她是敌特，我一千个不相信，一万个不愿意……”

毕虎不动声色地听完女校长唠叨，微笑道：“恕我直言，你说得很好，可惜没用，你不能证明什么，我也未向你承诺什么，一切以事实说话。废话就不说了，现在请你带路，我们要搜查刘芳菲的办公桌。”

搜查很顺利，从底层抽屉找到一个方形纸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折叠整齐的紫纱巾，拿出展开，一只神秘的大鸟赫然在目，不用对比，毕虎知道跟揣在口袋里的那条一模一样。“有点意思。”毕虎眼里的迷惑一闪而过，变戏法一般，这条紫纱巾也进了他的口袋。

01 魅影乍现

晚上八点，“反特肃匪”工作紧急动员会在市公安局会议室召开，全局各处、科、室、队负责人参会，局长赵长青主持会议，市长冯辉作动员讲话。

冯辉指出，根据全市工作部署，几个月后将举行青城市解放一周年庆祝大会，届时华南区零号首长将莅临指导，这是青城市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家的荣誉。保证庆祝大会胜利召开，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是我们这些人民卫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冯辉市长话锋一转，说到了当前的严峻形势，他说：“虽然青城已解放将近一年，政治逐步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群众生活也正在好转，但是，毋庸置疑，当前的斗争形势仍然极其严峻，敌特活动仍然十分猖獗，他们破坏基础设施，毁铁路公路，炸电厂桥梁，大肆暗杀革命同志，特别是重点暗杀中高领导干部，制造白色恐怖，涣散人心，致使社会动乱，以达到他们乘机浑水摸鱼、复辟变天的目的。根据内部可靠情报显示，在解放青城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台湾总部已经给在大陆的敌特组织制订了一个详细的破坏计划，该计划的名称叫‘夜隼猎杀行动’。其具体实施方案属于绝密，我方还未能获取，但大致内容是清楚的，即城内的敌特分子与仍然逃窜在龙头山一带的残匪里应外合，大规模暗杀我党我军各级领导干部、骨干分子、革命积极分子，炸毁桥梁、水坝、电厂、水厂，重要党政机关等要害部位，特别是他们试图在庆祝大会上制造一起惊天大案，喋血会场。那将给包括零号首长在内全体与会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革命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我们能允许这样影响极坏的反革命事件发生吗？当然不能！绝对不能！怎么办？坚决打击，把敌特残匪及一切反革命分子

一号谋杀

全部消灭干净！”

动员会结束，市长冯辉走后，赵长青留下全局各中层以上负责人继续开会，部署下一步行动计划。赵长青开会前首先介绍了毕虎：“他是我费老大劲才从野战部队保卫部门挖来的，昨天刚报到，现在担任我局侦查处长。毕虎可真是一员虎将哦，在座的很多同志都知道，解放前他表面上是警察局的督察官，实际是我们地下党组织的行动队长，与当时的督察长、现在的副局长姚华政同志搭档，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也惩罚了不少叛徒和反革命分子。虽然由于内奸的告密他们双双入狱，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始终没有背叛革命，后来在各方面配合下，姚华政和毕虎成功越狱。姚华政同志潜伏起来，继续在本市搞地下工作，毕虎则北上到解放军野战部队保卫部门任职。这次回到青城，是要吃苦、要挑重担的，既要机智勇敢，还要随时准备牺牲，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这场斗争比大规模正面作战更为复杂，也更为险恶，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只能战斗，而且必须取得胜利！”

接着，赵长青布置了 11 月 23 日解放青城一周年庆祝大会前的几项重要工作。第一，全局上下思想高度集中，行动高度统一，一切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开展，军令如山，令出必行，决不姑息懈怠松散的行为。第二，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反特战争，充分发挥联防队、治安队、民兵和革命积极分子的作用，对重点怀疑对象要加强监控，对出入可疑人员要加强盘查，让敌特匪无处藏身，最终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第三，要加强对车站、码头、桥梁、电厂、水厂、粮仓、政府机关和重要军政人员的保护力度，防止破坏、爆炸、暗杀事件频繁发生，稳定和巩固当前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第四，主动出击，以攻固守，加大侦缉围剿力度，尽快消灭所有敌特，才是保证青城长治久安的根本。

散会后，赵长青特意留下姚华政和毕虎，又派人叫来朱铁民、符军、林心语，一起研究梁子民一案。毕虎先简单汇报了此案起始，然后分析道：“我认为，刘芳菲有蓄意杀害梁子民的重大嫌疑，但仅靠她一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一定是

一号谋杀

有预谋有组织的。”

林心语表示同意，她说：“从刚做完的尸检结果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梁子民身上有两处伤口，一处是枪伤，一处是刀伤，枪伤击中腹部，刀伤则触及心脏，枪伤先于刀伤，这说明梁子民在楼上中枪后并没有当场倒下，而是往楼下跑，但凶手追了出来，梁子民随即转身与凶手搏斗，但不幸胸口中了匕首，倒地身亡。”

“问题就在这里，”毕虎拿出一份检验报告，接着说，“从梁子民身上取出的弹头来看，是一支美制女式小手枪发射出来的，这符合刘芳菲个人使用特征。匕首刺入心脏的力道非常大，甚至直接穿透了心脏，像刘芳菲这种力气的女子是做不到的，一般的男子都做不到，这说明刺杀梁子民的凶手至少有二人，而且经过专业训练。”

“这梁子民也太麻痹大意了吧，一点警惕性都没有，他出去不带警卫员，不坐车，连佩枪也不带，就这样一个人摇大摆走路去资产阶级小姐家约会？”姚华政摇摇头，叹了口气，“真是书呆子，他以为全国已经解放，革命已经成功，天下太平了吧！”

赵长青点头表示同意，“梁子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艺术细胞很浓，长期在地方搞宣传鼓动工作，敌我观念和警惕性稍弱，这回很可能被敌人钻了空子，出了这事。具体调查情况怎么样？”

朱铁民答道：“昨晚我连夜分别询问了梁子民的警卫员和司机，两人的回答是一致的。他俩都说，下午五点多钟，梁子民离开办公室，坐车回他在警备区里的住处，车走到一小半，梁子民忽然叫停车，吩咐警卫员和司机先回去休息，自己则下车往桂花巷里走去。他俩觉得不妥，但又不敢违抗，后来就没有再见过他。”

“不过他俩提供了一条线索。”朱铁民补充道，“他俩说，近来他们经常看见一个女人来办公室找梁子民，那女人身材高挑，皮肤白嫩，穿着时髦，一说话就笑，声音如风吹银铃一般，听得人一身酥麻。梁子民每次见到这个漂亮女

一号谋杀

人都显得异常兴奋，说话声音高了八度，还不时发出朗朗笑声。”

赵长青与姚华政对了一下眼神，对毕虎说：“你有什么看法？”

毕虎没有说话，而是从口袋里拿出三根一模一样的紫纱巾，放到桌面上一排好，点了一支烟，“我们有对手了。”

赵长清、姚华政一看，不约而同倒吸了一口凉气。

“夜集团！”赵长清、姚华政二人又不约而同惊叹道。另外几个人也都吃惊不小，只有林心语是后来的不清楚，她不禁好奇地问道：“什么是夜集团啊？”

“说来话长啊。”赵长青拿过毕虎放在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就着毕虎递过来的火点了，深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说：“第一次知道夜集团，还是在 1943 的日伪时期，当时以山本为首的日本特务机关破获了国民党戴笠军统组织在青城的间谍网，抓了二十几个人，在使用了种种酷刑后将他们全部活埋，之后军统里的一个极端恐怖组织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们设计将多名日本间谍捕获，用尽酷刑后同样将其挖心剖杀。他们每杀一名日本人，都会放一块紫色纱巾在被杀者的脸上，纱巾上画着一只鸟。那鸟目光阴鸷凶狠，上嘴短宽，成弯钩状，锋利无比，翅膀却窄而尖，疾如闪电，这鸟就叫夜隼，是这个暗杀组织的标志。”

“日本投降后，国共交恶，夜集团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不仅破坏共产党在青城的地下组织，暗杀共产党员，还对革命积极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其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惨无人道，而且每杀一人，必将紫色纱巾放置在被杀者身上，表明夜集团身份，青城百姓对夜集团又恨又怕，却无可奈何。不料解放前夕，肆意横行的夜集团突然销声匿迹，了无踪影，解放后近一年时间里也未有活动迹象，人们都以为该组织已随国民党残余势力撤离大陆，逃到台湾。但昨天的事件说明，夜集团没有走，他们潜伏了下来，伺机而动，打算在他们认为的关键时刻给我们狠狠一击。说白了，敌人在公开向我们挑战。”

一号谋杀

“夜集团？记忆深刻，终生难忘啊。”姚华政捋起衣袖，露出伤痕累累的胳膊，“这就是当年夜集团留给我的。水煮包皮，吊穿睾丸，针刺阴茎，披麻戴孝，以及种种稀奇古怪的酷刑我都尝过。痛苦吗？痛苦；难熬吗？难熬，但又怎么样呢？我挺过来了，没有出卖同志，没有背叛革命，这一点毕虎同志可以证明。至于夜集团，我想说的是，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我们来说，这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会，我们要牢牢抓住它，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并将其一举歼灭。”

“我同意，其实由不得我。”毕虎一直紧绷着的脸忽地松弛开来，笑意如水面涟漪荡漾开来，“冤冤相报，无休无止，可是既然他们找上门来，我们也只能接招，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哈哈。”

赵长青也笑了，笑意却是一闪而过，“很好，就这样定了。现在我宣布，成立青城敌特侦破组，由副局长姚华政同志任组长，侦查处长毕虎任副组长，成员由侦查处的全体同志担任，毕虎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姚华政同志负总责。另外，我已与青城警备司令部的孟克超司令员协商，调一个精干的警卫排配备给你们，增强武装力量，以后你们围剿、抓捕用得着。”

毕虎得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好啊，赵书记，不，赵局长，你还跟几年前一样，有好事总想着我，你看看，我可是个乖孩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什么时候也赏你这个老部下一杯薄酒喝哦。”

赵长青听了面无表情，“去部队干了几年，反而变得娘娘腔，还是当年那条汉子吗？嘿嘿。想喝酒还不简单，把案子办妥了，庆祝大会胜利开完了，我请你喝个够，不醉不算数。”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说的，得算数，姚副你作证，到时候老赵同志拒不兑现我可饶。”毕虎一手抓住姚华政，一手指着赵长青的鼻尖厉声说道，很有些犯上作乱的意思。

赵长青反而笑了，“狗崽子，没大没小的，欠揍啊！”挥起一张蒲扇大小的巴掌要抡过去，姚华政赶紧拦住，然后拽起毕虎就走，“局长马上要去市政府开

一号谋杀

会，哪有空喝闲酒啊，走，哥儿俩去小酌几杯。”

“好啊，瞌睡遇到枕头，正合我意，赶紧走。”

赵长青在后面喊道：“毕虎，你小子要是喝醉了，小心老子剥你的皮！”众人哄地笑了起来。

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青城市公安局斜对面的福来饭店老板福来瞌睡醒来，起身伸个懒腰，打个哈欠，正要关门打烊，却见老顾客姚副局长拉着一个身材高挑、面相俊朗的汉子闯了进来，一见福来，姚华政即吩咐道：“老规矩，两个菜一个汤，外加一瓶高度三花酒，今晚我要跟老兄弟喝上几杯。”

“就来，就来。”福来恭卑地答道，用围裙擦了擦手，微躬腰身，“这位长官是？”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可是位名震青城的传奇人物。当年伏击日军旅团长松井肥二，处决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刘连飞，枪杀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军统头子杜岳生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他一手策划实施的。几年前去了一线部队，这两天刚回来。哈哈，话多了，快上酒上菜！”

“好咧，就来，马上就好。”福来给毕虎一个作揖，转身往厨房奔去，“葱爆牛肉一份，凉拌猪耳一份，三鲜汤一份，盐水花生一份，三花酒两斤。”

这边姚华政刚拉毕虎在靠墙的方桌边坐下，那边福来已笑吟吟端了一个托盘风一般轻似的飘了过来，“今年新采的谷雨茶，味道不错，二位长官尝尝，酒菜马上就好。”热茶满上，一边一杯，动作麻利快捷，分寸恰到好处。

话没唠上几句，茶只刚喝半杯，福来那边的菜已陆续端上桌来，一瓶岩洞老窖三花也摆上了桌。

三杯酒下肚，毕虎一张四方脸由白转红，由红转青，神情渐渐迷离，话也多了。姚华政还是老习惯，每次举杯都响应，每次只是碰碰杯壁，润润嘴唇，不管对方喝多少，横直一杯酒陪到底。姚华政多次声称自己不胜酒力，但毕虎从来未见他醉过，几次说醉了醉了其实都有表演的成分。

正闲说着，厨房那边福来闪身而出，手捏一只八钱小杯，满脸堆笑碎步过

一号谋杀

来，“呵呵，小的斗胆过来敬二位长官一杯。”一手提耳一手扶座，手法老道地给姚华政和毕虎斟了酒，再给自己也斟上一杯，“小的先饮为敬。”又是一手举杯，一手掩面，脖子一仰，酒已落肚。

然后，福来打个拱手，“二位长官慢用，我再去弄两个好菜给你们下酒，今晚算我的。不，请不要推辞，二位长官能赏光是我的荣幸，高兴呢。”

不等二人回话，福来一个忽闪进去了。

酒事继续。酒一落肚，往事便浮了上来，“还是你好，总算离开过青城这个是非之地，到部队上享过几年福，不像我想走都走不脱。”

“你这话有些理偏，你也知道，部队上的事，都是硬桥硬马、真刀真枪来的，哪像地方上这般散漫，要不是我命大，早见马克思他老人家了。”说话间，一瓶三花见了底，人却越喝越精神，话更比酒多，“姚副局长，老哥，说实话，这几年啊，一直有个疑问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想问问你。”

姚华政悠然一笑，“你我谁跟谁啊，几年过去，见外了？不想讲就喝酒！”

“欲擒故纵？办法老了点，但我乐意上钩。”毕虎报以同样一笑，“直奔主题吧，是这样，当年你是怎么知道监狱食堂下水道通向外面的？”

姚华政一怔，脸色微变，“你这小子，果然不怀好意，盘问起我来了，还是那个德性，狗改不了吃屎，什么人都敢怀疑。”

“回答我。”毕虎喝了一杯酒，望着姚华政，面带微笑。

“那个下水道不是我发现的，是我们同一监舍的李华兴发现的，他的表兄是食堂的伙夫，出于对他的同情，悄悄告诉了他，他又告诉了我，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都是我们一起商量越狱的。”

“那么，李华兴如今何在？”

“这些你都知道，李华兴死了，其他的越狱者都牺牲了，只有你我活到了今天。”

毕虎举起最后一杯酒，与姚华政一碰，一饮而尽，“先不谈这些了，伤感得很。”

一号谋杀

姚华政瞥了一眼虚掩着的厨房门，“也好，这里也不便谈工作，防止隔墙有耳，现在是非常时期，注意点好。”

毕虎答非所问，“我吃饱喝足了，你付账，我走人”

话音刚落，毕虎人已到了门外，再一眨眼，他就到了马路对面，径直回局里去了。毕虎的住处还未来得及安排，暂时睡在办公室。

姚华政望着毕虎愈走愈远的背影，苦笑着摇了摇头，“一头犟驴。”

02 危在旦夕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立刻惊醒了在办公桌上睡得正香的毕虎，他开门一看，却是林心语，脸一黑，“你来干什么？”说着要关门，但林心语一只脚已经踏了进来。

毕虎只得赶紧卷起沙发上的铺设，塞进一个柜子下层，望了望天刚放亮的窗外，还是一脸疑惑，“你到底要干什么？”

“上班啊，你肯定要说，上班还早呢。”林心语红涨着脸，把一个饭盒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给你送点吃的还不行吗？”

毕虎一听愣住了，无比蹊跷地瞪了林心语一眼，打开饭盒一看，一股浓香扑鼻而来，里面是热气腾腾的猪肉米粉，中间还卧着两枚卤蛋。毕虎把饭盒盖上，拿起外套，一言不发走了出去。

“哎，你吃了再走嘛。”林心语差点伸手拉住毕虎，口气有点责怪，有点暧昧。

“少来这套，要吃你自己吃好了。”毕虎走了几步，停下脚步，却不转身，“我警告你，以后再搞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我开了你。”说完，毕虎头也不回地走了。

林心语关上门，看着桌上的饭盒，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扑落下。

不过，仅仅过了一分钟，毕虎就转了回来，他拿了筷子，打开盒盖，三五下便将米粉和卤蛋吃个精光。“味道不错，下不为例。”

林心语破涕为笑，拿着饭盒出去洗了。

毕虎拿了手巾牙刷，正要去洗涮，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他拿起话筒一听，